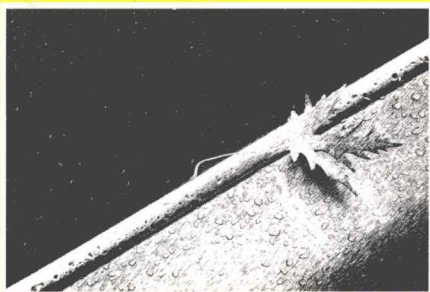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小花招

佛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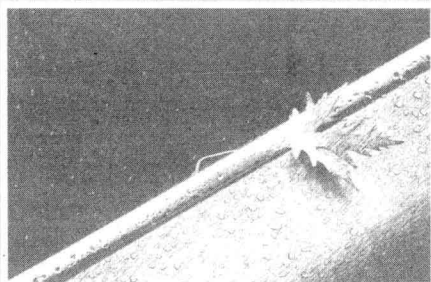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四辑



小花招

佛刘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花招 / 佛刘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807 - 6

I. ①小… II. ①佛…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382 号

小花招

佛 刘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807 - 6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6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 1 + 1 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 年 8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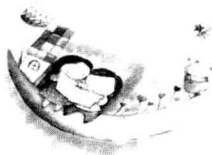
目 录

私房钱	1
父亲的鞋子	3
小木箱里的秘密	5
如果有来生	8
逆爱	10
敬礼	12
红布包	15
父亲还债	17
寻找	20
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23
恼人的风扇	25
英雄	27
娘要回家	30
小花招	31
离婚	33
今夜月圆	35
三个人的元宵夜	38
卖牛	42
布娃娃	44

我只想游一次泳	46
乡医小锁	49
自由者	51
潜规则	53
轻松	56
好人，好事	59
锄禾	62
小别	65
美丽的童话	67
心安	69
谁有病	72
清潭	75
我们的秘密	77
都是好酒惹的祸	79
九菊	82
暖秋	84
挽救	86
绝招儿	88
熟悉的陌生人	90
招工	92
小区门口的补鞋摊儿	94
添乱	96
房顶的那边	99
道具	101
风向	103
向日葵	105

份饭	107
高大胖子	109
“煤渣”	111
顺儿	113
安全员老周	116
好兄弟	118
不一样	120
冷	122
老徐的退休生活	124
矿泉水	126
钓鱼	128
同学陆无双	130
师徒	132
评委老马	134
心事	136
错别字	138
手疼	140
陪床	141
填空	143
老马和小马	145
一起发财	147
选举风波	149
业务员老马	151
阿贵	153
厌倦	155
班组人物	157

周碧辉	161
还书	164
吴妈	166
陌生来客	169
夜遇	173
马兰花	175
养老树	178
五分钱的温暖	180
烟盒本	183



私房钱

父亲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母亲为了能挣点钱，不顾我们的劝阻做起了钟点工，去帮人家看孩子。家境困窘到了极点，也许，下一笔医疗费就得向亲朋好友去借了。

父亲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几次说啥也不治了，挣扎着要回家。我们说有钱，母亲也说有钱，母亲有一次还对父亲说，我自己还存着一大笔私房钱呢。父亲的眼光有点迷离，他似乎不相信母亲的话，他看看我，又看看弟弟妹妹，说，你妈妈说的是假的，她哪里来的私房钱，我还不知道吗？我想想也是，母亲没有工作，除了父亲的工资，她有什么私房钱啊！但为了延长父亲的生命，我只好说，有，我们都看到了，还是我去取的呢。父亲半信半疑，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

一天下午，母亲递给我一个存折，说，去取了吧，给你父亲看病。我吓了一跳，本来我也以为母亲是骗父亲的，没想到母亲竟真的有私房钱，而且不少，竟然有一万多元。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轻轻地说，那是你父亲的私房钱，我在整理他的衣物时发现的，没想到你父亲自己还存了这么多私房钱，都快死的人了，到现在也不说。母亲沉默着，半天才叹口气，先给他治病吧，先别给他说。母亲的话包含着很多的凄凉和爱意，我看见眼泪就在母亲的眼圈里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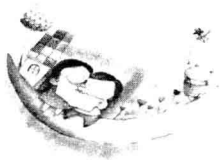
医生告诉我父亲快不行了，也许就是这两天的事。尽管对于父亲生命的终止大家都有思想准备，但是事到临头仍是禁不住的惊慌。有时候我望着父亲蜡黄的面孔，真想抱着他大哭一场。有时候坐着坐着，眼泪就会止不住地流下来。有什么比亲人的离去更令人伤心的呢？

夜深了，我让母亲和弟、妹都回家了。我想也许只有我一直陪着父亲，才能减轻自己的悲伤。我给父亲喂了药，又给他梳理头发，父亲的



头发已经很少了，少得让人心疼。父亲一动不动，似乎沉浸在亲情的海洋中无法自拔。我真的想就这样一直下去，真的想挽留住父亲的生命。父亲咳嗽了一下，似乎有话要说，我站在他跟前，看着他微睁的眼睛。儿子，等了半天，父亲终于说，爹看着你们一个个长大我也就放心了，只是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我走了，可是还有你娘。你娘这一辈子很不容易，我这一辈子欠你娘的很多很多，现在是来不及偿还了，以后，儿子，记着，要对你娘好，也算是你对爹的好。我不敢看父亲的眼睛，我害怕自己坚持不住会大哭出来。父亲又说，爹还有一件事，儿子，你记着，在爹的那件蓝色棉大衣里，有一点私房钱，原来是你爷爷奶奶攒的，你爷爷奶奶没了后，是给你娘养老的，我怕自己走了以后你娘生活没有着落，所以，儿子，你记着，爹的病就这样了，那钱你一定不要动，现在也不要告诉你娘，等我走了，留着给你娘……

泪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就那样一滴滴落在爹的头上。我真想把母亲喊来，听一听父亲的心声，听一听人世间这纯真的情感。可是父亲永远都不知道，他的那笔私房钱已经被母亲拿来为他看病了。



父亲的鞋子

父亲来看我的时候正是雨季，雨水断断续续地从囚室的屋檐上滴落下来，给我增加了无尽的惆怅。

在人头攒动的接见大厅，我寻找了很久，才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他的身影。他表情木讷，一双矜持的眼睛在人群里四处搜索，仿佛很焦急的样子。我喊了声爸，他才快步地向我走过来。

眼前的父亲比一年前苍老了许多，如果不是一时意气用事，我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他也不必跑这么远的路来看我，看着他渴望的表情，我的鼻子一酸，一句话也说不出。

父亲的手一直搓着，仿佛是一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他一直重复着“都怪爸爸不好，都怪爸爸不好”的话语，我从他的目光里寻找到了一种久违的亲情。

无意中，我看见了父亲脚上的鞋子，那是一双怎样的鞋子啊，用废旧的车胎做成的简易的橡胶鞋，鞋底是那种耐磨不易打滑的汽车外胎，鞋面两侧交叉紧箍了几圈汽车内胎剪成的橡皮带。露出了脚背和趾头，看上去既笨拙又不可思议。

我说，你怎么穿了这样的鞋子？

父亲拘谨地躲开我的目光，很久才说，进山采药，没来得及换。

我知道父亲肯定不是故意穿这样的鞋出现在我面前的，如果那天不是自己偷穿了他的那双皮鞋，他也许会穿得体的面一些，可是那双鞋因为打架裂了口子，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我说，等我有钱了，给你买一双新鞋。

看你说什么话啊。他依旧躲闪着我的目光，我是真的没来得及更换的。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可是我宁愿相信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提醒着我。



下次来的时候，千万别再忘记换鞋了。想着他这样的一把年纪，还翻山越岭，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记得了。父亲依旧拘谨地垂下眼帘，然后说，钱已经还得差不多了，等你出去的时候，咱就没负担了，好好听人家的话，别再使性子。

我点点头，看着父亲忽然就白了的头发，深深的自责悄悄地涌上心头。

我开始攒钱，因为有一次抢活干还差一点儿跟另一个犯人打起来，我太需要钱了，父亲那双简易的鞋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每次想起来，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

没进监狱之前，我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和父亲斗气，我听不惯他的一些说教，而他也处处看不惯我的行为，几乎成水火之势。没想到，在失去自由的这些日子里，我却越发地思念起他来。

钱攒得差不多的时候，我终于给父亲买了一双漂亮的旅游鞋，它比皮鞋轻，也比皮鞋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给父亲买东西，只可惜有些晚了。父亲再次来看我的时候，我拿给了他。他惊喜地张大了嘴巴，仿佛不相信那是我亲手给他买的，激动的泪水从他的老脸上流下来。

父亲高兴地穿上了那双旅游鞋，又在大厅里走了几步，然后小心地脱下来。他说要回家再穿，好好地让村里的人看看。我懂得他的心思，在他看来，儿子给他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双鞋了，更多的是那种浪子回头的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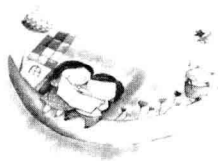
很久，父亲都没有再来看我，我一直挂念着他穿着鞋在村里走时的模样，我想，他该多么骄傲啊。也许他病了，或者路远顾不上来看我。

出狱的日子终于到了，我怀着期盼的心情想拥抱一下我苍老的父亲，可是回到家里，却找不到他的身影，墙上的一张黑框照片代替了所有的答案，我头一昏就跪了下来。

原来父亲穿着旅游鞋进山采药，在攀岭翻爬的山路上，不小心滑了一下，竟跌下了山崖。

在屋子的墙角，我找到了那双旅游鞋，邻居告诉我，曾经一度苏醒过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大家保护好那双旅游鞋，他说那是儿子送给他的礼物，儿子回来看不见会着急的。

我点了火，在泪光中烧了那双旅游鞋，我想告诉父亲，我已经能够走好以后的路了。



小木箱里的秘密

小木箱是娘从父亲的大工具箱里面无意中找到，小木箱上面挂着一把有些锈蚀的小锁头，看来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

娘对着小木箱呆呆地发愣，后来说，我怎么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它呢？里面莫非有你爹的什么秘密？我说，爹能有什么秘密啊？娘说，没有秘密他上什么锁啊？是啊，为什么上锁呢？我看着小木箱也不知如何是好。也许年代久远的缘故，小木箱已经很破旧了，从材质上看，也不是什么好木板，而且做工粗糙，估计是爹自己早年的作品。

娘说，打开它。

我说，还是等爹吧。

娘说，不能让你爹知道。

我说，爹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

娘不吭声了，在这一点上，娘和我一样，对父亲抱有一种畏惧的心态。小时候我多次领教过爹的脾气，他说向东，第二遍说完我还站着不动，他的拳头就要抡过来。我们打小都很“乖”，三十六计，打不过，躲得过，所以成年之后，我们兄弟很少和爹发生语言上的冲突，只有娘偶尔和他顶上几句，算是家里的一些小风波。退休后，爹的脾气有些收敛，有一次他和娘拌嘴的时候，我斗胆说了一句，这么大年纪的人了，都少说两句好不好？本以为爹会雷霆爆发，没想到爹不仅停了嘴，而且脸色也有几分的窘迫。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爹已经不可抗拒地老了。

爹参加工作之前是个军人，据他自己说是个孤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爹总说，人这一辈子总有落难的时候，在你生活好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曾经帮你的那些人。爹的话我赞成，所以爹在知道了我资助了一个偏远农村的小学生后，曾对我赞许有加，说我有种。

现在，面对着爹的小木箱，我和娘陷入了种种的猜测之中。娘紧皱



着眉头，目光忧虑而焦躁。我想娘肯定比我更想知道小木箱里面的内容。

我说，不会是存折吧？

娘说，不会，他的退休金都在我这里呢。

我说，也许什么都没有。

娘说，肯定有东西，你不知道的。娘似乎话里有话。

我们决定把小木箱先放在显眼的写字台上，等爹回来的时候，再和他摊牌。我设计了好几种和爹摊牌的方案，甚至设想了最坏的打算，比如他的拳头挥过来的时候，我拔腿就逃。

晚饭的时候，爹看见了小木箱。爹的眉头皱了一下，这是爹不高兴的前奏。

爹说，你们怎么乱动我的东西。

我看看娘，娘看看我。

娘说，有什么东西不能乱动？谁知道那是你的东西？

娘的话很冲，似乎做好了吵架的准备。

爹张了张嘴，大概他没有想到娘会这样反问他。

不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谁不知道你年轻时的那点风流事。娘的话咄咄逼人，我真担心爹会暴跳起来。

我原来听娘说过，爹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娃娃亲，后来因为战争失去了联系。

什么风流事，当着孩子，你也能说出来。

娘的话戳到了爹的软肋，爹就是怕娘提他的“风流事”。

不是就打开看看，还想瞒我一辈子吗？都七老八十的人了，有什么事不能说？

我吃惊地看着娘，在娘坚毅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爹屈服下来。

你啊你啊。爹一边语无伦次，一边去掏自己的口袋。

我想答案很快就要大白天下了。

屋子里静极了，静得可以听见我自己的心跳。母亲的眼圈红着，因为刚才的一番话，娘显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爹找了半天的钥匙，然后才慢慢地打开了小木箱。

没有存折，也没有什么信封，更没有什么“风流事”的证明。

你们看，好好看看，真是年纪越大越不像话了。



一颗子弹头；几枚军功章，一双老旧的布鞋，还有一个不大的红布包。

爹说，子弹是从我的大腿里取出来的。这鞋是我娘留给我的最后一双。那包，你自己看吧。爹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在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缓缓地打开红布包，因为时间太久，红布都有些发硬了。我看见上面用毛笔写了很多人的名字，在名字的后面，竟然是“两块红薯”、“一碗稀饭”，最少的竟是半块窝头。

我抬起头，碰到了爹的眼睛。在他慈祥的双眼里，我好像进入了时光的隧道，我什么都明白了。

爹说，就是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保密的？

刚才还激动的娘，现在已经安静下来，她看看爹，歉疚地低下了头。

可是我却明白了，小木箱的秘密其实就是爹的一块伤疤，这么多年来，他不想让别人知道，只想留给自己，在寂寞的晚年一个人疼。



如果有来生

主持人的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回答起来却很费脑筋，“如果有来生，你们还愿不愿意再做夫妻？”前两对夫妻都选择了愿意，轮到他们时，他看看她，她也看看他，在彼此的目光中并没有找到默契的答案，犹豫片刻，她说，我愿意。而他却摇摇头说，我想换一种生活。现场是片刻的沉默，之后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掌声，他注意到了，鼓掌的大多是一些男士，对于这样的问题，他想多数人是宁愿选择前者的，只是碍于大庭广众之下，违心地回答罢了。

她的脸色很快就变了，一层淡淡的霜敷上了她的面孔。主持人为了缓和气氛，问他，为什么这样选择呢？

他看看下面的观众，那么多渴望的眼神在凝望着他。他轻轻地笑了一下说，我想，她应该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丈夫。

观众的掌声比以前多了些，主持人也趁机打圆场道，原来你的答案在这里等着呢。

她的脸色依旧有些霜，只不过比刚才淡了些，毕竟是众目睽睽之下，有理智在那里控制着。

一路无话，回到家里，气氛更是有些冷，她不说话，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说，干脆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说实话，他们的婚姻并不美满，结婚的时候一个男大当婚，一个女大当嫁，经人一说，就成了一个家庭。成家以后，他才知道她女大当嫁的原因是脾气古怪，一言不合便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冷面相向。而她也是婚后才知道他男大当婚的理由是小气，把财权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吵过，也说过不知多少次的离婚，然而因为孩子，也就稀里糊涂地过下来，一晃就是三十年了。他曾想过，如果有来生，他一定不会再和她过一辈子。而她也思忖过，如果重新选择，她一定会找一个比他好的男人。